



隱秀軒文集目錄

記一 山水一

中巖記

修覺山記

浣花溪記

游浮渡山記

隱秀軒文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閔

記一 山水

中巖記

去青神西南十五里江色盡綠玉中邊皆見
隔岸坐立數山若架閣者中巖也巖下上連
延可十數里許迴流峻壁冥壑複磴竹樹蒙

寵大要向背往復皆與此巖終始渡江卽水
月樓樓趾齧江寺冠之由樓視江則已頻由
寺登樓乃反降階階垂窮與樓湊階代樓爲
梯者強半揣本齊末度樓之腰猶未能至乎
寺趾也降自樓出山門右行不見江則摩磴
如蟻數折爲喚魚潭魚聽掌出石壁百仞立
而微瀕潭漱其脛石無完膚有邵伯溫大書
可摸並壁行數武爲羅漢洞洞低曲僂而入

如行牛角中隙處稍右則爲伏虎巖巖鏡巖
于千萬億佛如恒河沙數巖半之跨壑爲一
小石橋銜木其壁爲閣若居人架竹梁上以
承燕巢者人屈曲行其下沿緣洞壑俯仰竹
石者數里曰此走井研富順道也巖又半爲
流杯池一曰太極池有屋數楹屋後爲泉泉
流洞中石壁四周有黃魯直大小二石刻壁
開宋元刻頗多每兩石縫接處往往上下各

截其半中嵌俗筆亦有居石隙苟完者出洞
緣磴行輿步歎代去所謂羅漢洞伏虎巖者
度可四三里乃復睹前鑿巖佛像須眉歷歷
可數才隔一壑尋樞可度疑前此一段途徑
可省矣大抵喚魚潭以往行皆並壑石壁夾
之若岸壑若溪藤蘿虧蔽壑中若荇藻老樹
如槎根若石猿鳥往來若遊魚特無水耳諸
峯映帶時讓時爭時違時應時拒時迎衷

避就准形匠心橫豎參錯各有妙理不可思
議又行里許蹭蹬拾級乃睹古中巖題額去
三石笋不遠所謂諾詎那尊者引牛頭僧持
鑰扣石笋笋開得低頭佛盜珠是也鍾子曰
自中巖至尊者巖從下視上頂踵腹背其石
脉皆當爲笋笋隙且平處則置屋仄則鑿磴
斷則爲橋處危臨深則設石欄欄則復見江
從江中望巖上僧舍佛刹雖一居之內前軒

後寢纍纍綴高壁上下疊而不覺其前後通也登巖行屋中皆磴道乃稍得其要領趾後竟卽摩前頂石笋中分處如一門尊者像處其中右旋復爲佛殿殿傍一笋屹如浮屠與中分者而三實一笋也人直指其巋然三峯者爲石笋耳笋上宋元刻亦多俗書爨石者亦復倍之萬曆辛亥十月二十一日曉霽與弟恬及艾子登於中巖焉禮誌詎那尊者畢說偈偈曰偶爾喪珠復返急時扣鑰相求未免勞勞多事世尊不合低頭又曰未必衣珠真失總緣巖石當開自供羅漢遊戲不管山僧往來說偈訖返

修覺山記

辛亥十月十有九日早發新津叔弟恬不知隔江者爲何許山也與童騎疾驅過之予與艾子後坐舟中指江干削壁千仞竹樹棖楠

出沒晴嵐雪浪外者異焉問之則修覺山子
美遊修覺寺詩曰野寺江天豁山扉花竹幽
詩應有神助吾得及春遊徑石相縈帶川雲
自去留禪枝宿衆鳥飄泊暮歸愁後遊詩曰
寺憶昔遊處橋憐再渡時江山如有待花柳
更無私野濶煙光薄沙暄日色遲客愁全爲
減舍此欲何之及唐明皇幸蜀大書修覺山
三大字嵌石壁今猶存者卽其處也決策登
焉所從徑哀山石之複者爲磴亂整枉直各
肖其理登者屢憩憩處每平平處每當竹樹
隙隙處必從其下左方見江江錯積渚或圓
或半或逝或返去留心日間土人縛竹爲亂
若童子置葉盎中以度蟻設身處地頗危之
從上視下輕且駛甚適也度磴去頂可四五
之一行住坐立更端者數矣其傍乃有石級
齒齒蜿蜒壁間者往修覺寺道也曰姑舍是

尋中徑數折上有亭翼然。祠杜工部李供奉
蘇端明方正學方有石刻詩可讀。亭後數武
爲寶華寺禮佛畢反自亭出山門左行竹樹
純駁夾砌數折卽修覺寺。寺前雙井一井置
一塔唐物也。明皇書嵌佛殿左側巖壁上字
方廣二三尺一字各專一二石飛翥沈着且甚
完好。予入蜀所見唐碑獨此耳。出寺無所見
欲返寺僧指石隙一小徑才容足出此徑乃
有平田大陸復緣磴數折上轟然頰江者曰
雪峯兩寺乃在其下始悟所云磴去頂四五
之一者第可指修覺耳非此峯也。左眺稠稔
山如旅行而稍居其傍下憑欄視江則已正
無所不見不若初所見江之從其下左方也
然從下上修覺去江趨遠從修覺上雪峯視
江乃反近舟中所指江于削壁者卽今着腳
處也。降自雪峯復遶井塔下屈曲一二里許

不復見所由寶華寺徑矣乃忽得所謂石級
齒齒壁間往修覺寺道者則今遠道也與初
所從徑合徑窮登輿是日抵彭山宿記授弟
恬

浣花谿記

出成都南門左爲萬里橋西折纖秀長曲所
見如連環如瑛如帶如規如鈎色如鑑如琅
玕如綠沈瓜窈然深碧潏廻皆浣花

谿委也然必不工草堂而後浣花有專名則以
少陵浣花居在焉耳行三四里爲青羊宮谿
時遠時近竹柏蒼然隔岸陰森者盡谿平望
如薺水木清華于神膚洞達自宮以西流匯而
橋者三相距又口不半里昇夫云通灌縣或所
云江從灌口來是也人家住谿左則谿蔽不
時見稍斷則復以見谿如是者數處縛柴編竹
頗有次第橋盡一亭樹道左署曰緣江路過

此則武侯祠祠前跨谿爲板橋一覆以水檻
乃覩浣花谿題心榜過橋一小洲橫斜插水間
如梭谿周之非橋不通置亭其上題曰百花
潭水由此亭逕度橋過梵安寺始爲杜工部
祠像頗清古不必求肖想當爾爾石刻像一
附以本傳何仁一仲別駕署華陽時所爲也碑
皆不堪讀鍾子白杜老二居浣花清遠東屯
險奧各不相齟齬嚴公不歿浣谿可老患難之
於友朋大矣其然天遣此翁增夔門一段奇
耳窮愁奔走猶能擇勝胸中暇整可以應世
如孔子微服士司城貞子時也時萬曆辛亥
十月十七日出城欲雨頃之霽使客遊者多
由監司郡邑招飲冠蓋稠濁磬折喧溢追暮
趣歸是日清晝辰偶然獨往楚人鍾惺記

遊浮渡山記

遊浮渡取道大江法當從華嚴寺入躡石龍

峯歷會聖諸巖而反於金谷巖蓋浮渡有二
戶焉曰華巖曰金谷各據如來峯一面而各
相背起華巖則止金谷起金谷則止華巖此
其要領也茲遊則吾友廬江令章章甫道之
故從金谷入以甲寅二月十八日同林古度
茂之程胤兆天民道沙溪過羅汊河去山十
五里已見檣山檣山者立浮渡前如舟之有
檣也行數里卽桐城界又數里渡溪村行尋
明鏡塘卽金谷巖閣倒影也仰獅子石傍巖
如來峯一石落落左右翼我上過九曲巖巖
居金谷左深曲數十百丈炬行可穿金谷大
通諸巖地中達金鷄洞而出若牖也出則可
橫至會聖巖左右今塞爲僧厨不可入姑舍
之至金谷巖巖高以軒右頰抱龍峯置屋弘
整最當山之豁處縣溜數道高寒覆人稍左
則滴珠巖卽大通巖也深廣可金谷之半從

兩峽數折入其上石罅宛轉漏天者龍湫洞也泉從罅亂整下注若出噴壺中腰有石閣如螺可周可始其中邊石擊之砢然處處皆聲知其下皆空所謂入九曲巖可穿其地中出金鷄洞者是也出巖見鎖雲石一片苔繡水泐堅而藻也其右可至垂虹井綠蘿菴矣舍之反金谷出紫霞關關石也弓之至地而門焉故曰關可望諸巖右折下上磴莽中得首楞巖可望九華及長江至此者以爲難矣再折而上即可登妙高峯坐金谷頂探大通巖水所出舍之仍由首楞反紫霞關則不踰關步其上如石梁望諸峯焉自金谷至此皆不見檣山元登嶺行廣長可二里餘如大堤可輿可馬外見柳峯諸山四周浮渡內則見胡麻溪俯穿心巖望金鷄洞圓朗壁上其下卽晚翠巖翠深如晚而九曲厨煙時從洞出

若源水花片稍折行深松則遠錄公塔在焉
始見檣山雙塔映對東折五雲巖下過伽藍
洞洞左則會聖巖也卽遠錄公與歐文忠說
法地巖背金谷又當山之谿處望檣山則益
正兩峯夾焉稍屋之綴以兩廡右有翰墨泉
泉流枕上以炊以茗又右則三曲巖雲錦廊
矣舍之左折爲翠華巖又左爲陸子巖巖額
卽陸子書陸子者陸宰也宋宣和間人字元
鈞與黃安時輩遊此易皇甫巖爲今名事詳
金谷題壁中巖內石曰枕易泉曰活生縱橫
十餘丈前有竹一面朝陽洞在竹外又左則
垂石覆出如廊者數十丈循廊出龍虎關關
當廊盡處亦一巖也三石柱下上環生如鼎
三足開三門焉故亦曰關自會聖至此巖列
如比屋也左折稍下卽雷公洞矣舍之躡石
龍峯峯又一大堤也偃仰如龍石苔鱗如介

如昂首檣山夭矯欲上從此下奔中則往華
嚴寺道也從人請宿華嚴便僧寂教曰不可
宿華嚴卽明日雨是置張公海島以往諸巖
洞矣俱善其言舍之從石龍下凹中行寂教
者金谷僧年十二頭眼不凡神在山水茂之
從洒掃內得之故所在與俱乃遶胡麻溪入
阮君洞壁行磴受趾才半壁高百仞石浪如
海曰海島巖仄而上得蓬壺洞會聖隔嶺在
壁外望之如長城而檣山見會聖前者始
峯夾之而三至此則側別對一峯爲兩出想
阮君洞口尋徑疎竹數十個如新桐則張公
巖道也巖亦當山之豁處出巖下步一石橋
橋跨一澗澗石其底三桃花粲如三嬪大抵
浮渡無巖不樹無徑不竹無石不苔無澗不
花獨抱龍峯一松最古耳過橋稍上則觀音
巖二巖各有石樓可登又上一小石洞廣數

尺洞內石孔如椰子者百餘每孔刻一巖名
盈浮山之數曰總巖山之石史也遂反尋遶
雲梯梯就石爲磴橫豎柱直甚有思理磴盡
升嶺卽天池且見之矣日將夕舍之步蓮花
石石上紅文如蓮瓣不知所爲嶺上行里許
隨步鏗然響出於足知其下處處空也嶺盡
望雲錦廊可卽日已入舍之由三曲洞反會
聖巖是夜雨將就枕念石廊所刻建安雷

詩佳甚志未收相與執燭鈔焉詩曰已從浮
山來更覺浮山好萬壑染秋雲乾坤怪未了
遊人無古今天風醉花鳥我欲煮烟霞呼童
拾瑤草鈔竟各作一詩刻於壁次日雨出石
龍峰側執蓋觀雷公洞洞以鯉得名門垂飛
瀑雨後漲甚次日雨不止朝陽洞兩日目中
竟以雨故不克入仍從舁中道至華嚴寺望
放生池明日雨止議歸矣度雨後龍湫新瀑

益盛乃沿如來峰復登金谷稍尋九曲炬行
數丈度至金谷地中矣塞不前乃止入尋巖
壁始從阿羅漢座隙讀陸子題字字甚道古
文稱之完好可搨志亦未收出巖仍入大通
觀飛瀑真浮山第一水也右折則垂虹井巖
覆之有石一梁故曰垂虹又右爲綠蘿菴菴
今廢在兩壁中反故道復由紫霞關登妙高
峰峰爲浮山絕處出沒層深得獅子石蓋首
楞頂也下視綠蘿菴又折而下蹭蹬竹石鈎
巾枳履乃得龍湫洞探大通水所出去金谷
遠矣乃出其頂從洞中呼巖偕取筆墨上勒
景陵鍾惺閩林古度新安程胤兆窮滴珠水
源甲寅二月廿二日雨霽山朗遠青蒼蔚三
十五大字於石反至首楞徑已夷矣乃遊人
所謂難至者也遂反金谷歸鍾子曰浮渡無
非巖也是以稱浮渡焉今所遊以此始亦以

此終之金谷也宜以始不以始宜以終而又
不以終者華嚴寺也自金谷而外正視側視
無所不見者檣山也已至而再至者又金谷
左右諸巖也紫霞關也首楞巖也過其處不
至而卒至者雷公洞也不期至而至者妙高
峰也如屋然已至其中而又升脊尋檐窺其
庭室者又金谷大通也綠蘿菴也始未至而
卒至至而有不能至者九曲也幾不至而至
焉者張公諸洞也可以至且欲至矣竟不至
至而有不詳者雲錦廊三曲洞也身爲巖而
能積諸巖焉左右前後可至可思者會聖也
卒不至而若至者天池金鷄朝陽曉翠諸處
也巖皆可屋屋而住僧者金谷會聖觀音阮
君張公三曲也詩若文山收之而人棄之幾
失而俛得者雷鯉之紀遊陸子之題名也

隱秀軒文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閣

記又一 山水三

岱山記

登岱山者必十八盤以上而後為岱也然世所為岱者聚焉予以萬曆丙辰九月二十九日丁酉自臨清釋舟四日至岱登之凡二日為

十月之壬寅癸卯其自盤以下落落散處者
今漫然以爲岱之路然而莫非岱也予升降
其間者亦二日爲辛丑甲辰所與偕來者歛
吳康虞惟明暨其孫勗念閩林茂之古度與
惺而四也先一日庚子去泰安州二十里者
而望望山之蔽岱右者以爲岱度橫至不十
里行二十里而後爲州出登封門爲岱之足
以四人腰輿背俎徠汶水並澗上澗周於左
壁不周於澗者盡五里至一天門意爲岱岱
猶未也又三十里而後爲世所登之岱焉惺
然悟所望之山十里可至者傲來也非岱也
由石經峪至水簾洞予亦漫然過焉以爲岱
之路而已俟其反而覆之然傲來自此以往
時與岱一時與岱二人各以其所至所見一
之二之而又一之實俊物也過此則歇馬崖
然未至崖亦誰能馬者稍上飾其磴磴窮而

閣者以祠玉皇登之面徂徠焉降自閣以嶺
名傍見傲來而能曲且遠者曰黃峴降而至
此始知之升者未之詳也從嶺上未至小天
門然計其端與嶺畧相亞乃更數上下復凹
其中而平者快活三也又上乃得小天門秦
五大夫松在焉且官而已至朝陽洞岱過半
矣亭於洞上登焉望其上亭者爲觀石而欄
者爲崖梁者爲喬而不敢以爲何觀何崖何
橋也至此反能松松加於泉石承之鴈次相
得坐而臨聽如不欲上計水所以簾而石經
峪之石不能盡有其經者皆此物也大要自
一天門至此直以爲岱之路而不必留卽不
敢直以爲岱之路待其反而留焉者皆過而
去之餘則留留不必久留而又若欲待其
反者獨此耳不知十八盤以上之松之泉視
此何若也又上出大小龍峪爲盤之始斗上

度可四三里念輿差逸而聽於人且神懼焉
與形勞正等勿寧步而聽於已乃以其身與
童與杖并而步前其杖則步追之步前杖亦
追之身所不能得於步則視童與杖步所不
能得於童與杖仍視輿輿始四人去其半橫
行如螭已射而代則旋如螺自成思理如是
者更端乃爲盤之終曰三天門則世所爲岱
之始也數上爲碧霞宮禮元君焉憇於署俯
五花崖花不必五而能花徂徠北面益莊傲
來侍焉向能於數十里外蔽岱使不見今反
頽力不能自蔽然其鱗瓜面面岱亦無以禁
之依夕觀日落反景萬光光中陵谷一氣煥
爛之極乃見混沌異哉語具登岱詩玉女池
李斯碑皆並署左右暮不及觀明日由署東
上出其後爲東嶽廟摩崖銘在焉唐天寶十
四年御製并書書作漢隸字專數寸闡然而

光留不欲去而其傍有蕪頰書頌俗子以四
 大字奪之恚不微觀去循玉皇頂岱所止也
 念日觀峰去此近待其反而宿焉以俟日出
 至孔子崖西折並壁下則西天門岱之為天
 門者三西天門者石自門焉真天門也呼茂
 之題石有風定烟歸日恬心齋二語門可出
 壑其下萬筍怒生疊起最外予自題云立石
 如扉下視植枒忽憶白帝城望江中滯預石
 時也計其處當在十八盤下可直龍峪越觀
 峯隔之耳釋其峯不登反而登玉皇頂有石
 焉高廣不數尺然終以此冠岱稍下則無字
 碑碑無字作無字碑詩從其後俯黃華洞所
 謂後石屋者也松戎戎巖上欲往計其邃廣
 可專一日遂不住宿焉風月作宿頂候
 日出詩夜分童報氣興於東一二氣也以爲
 日急往登峰萬光而碧其下星不能光光不

能盡如夜而猶不失爲星光趨盛又以爲日
此而日焉是日於夜也久之有赤而圓其端
從碧中起者日也脫於碧者半天海所交水
風窘之反不能圓赤盡而白白斯定定斯圓
圓斯日矣則下界日出時也大要光下屬碧
落日亦然而落者暢出者艱落之前萬象混
出之後萬象分此其候也反於署作觀日歌
乃觀李斯得二十九字世

而予猶

疑其整玉女池石斲之肅焉冲照稍憇定黃
華洞計則循所由至頂者得仙人橋壁不屬
者丈許三石丸鉤連而橋焉橋傍石如砥坐
而望汶泮居徂徠間者厥勢殆交茂之榜雙
流翼注四字於石過舍身崖視橋加危焉欄
之其上巖石有類人爲讀宋政和間題名再
經日觀欲題海日生殘夜五字於石不果至
玉皇頂不入北折其後磴棧者數里黃華路

也皆從上下矣石壁百仞松腋之左左而半
上爲八仙洞不及登對而壁者有若廟若寢
若垣若林者焉數折視之皆石也茂之寄題
曰笋城中闕爲壑石萬其峯錯以松松聚則
濤不以風也其中烟霏所蕩層巒聽之偃仰
牽拂不能自止飛流自日觀下者望齊冰雪
大要泉被於崖日被於泉松被於日風被於
松仰日觀諸峯如向坐朝陽洞時也度其處
又當爲岱之半降觀於壑可直岱足如水簾
石經何然亦無所得徑壑窮亭之聲光相亂
水木莫敢任自亭入弘整可屋屋之屋後爲
壁洞在壁下泉出焉淵而不流竟日乃出擇
石題之曰岱不無松松至此始濤焉泉壑映
蔚奇爲幽豁題訖反仍作黃華洞詩泐徑而
半仰八仙洞欲登焉日入矣予與康虞中反
以茂之往得所謂峯如脊者蜿蜒屬之傲來

而傲來從此以之岱所頂皆饒中其聲趾趾
至孔子崖而徑合爲予誦之宿於署明日登
越觀峯見西天門而下至十八盤得一意面
徂徠矣悚然內省不敢盡以爲岱之路也循
二龍峪至朝陽洞覆所謂松與泉者童指其
上亭者曰日觀石而欄者曰舍人上梁者曰
仙人橋予聽之始不惑計其處半岱宜與黃
華洞諸處直若胸背然向所念十八盤以上
之松之泉視此何若者當以黃華洞松泉一
之然不可謂十八盤以上物也過此無不坐
者壁闕爲澗折而壁複焉則澗在壁外至黃
峴嶺徑益折往往以下所視之徑爲澗所謂
曲且邃降而至此始知之者也而所見傲來
視登嶺時一之二之又自爲一傲來矣稍下
覆所謂水簾者泉扼於石冬壻之劣得不絕
爲聯句題石曰晴雨所覆白雲之上冬愛其

原厥流斯養石穹其中俟時而響岱寔爲之
勸登弘獎題畢而下復其徑得石經峪焉石
經者鐫漢隸金剛經於石字如斗隨石所之
經盡而止石仰負天頂踵於泉泉枕履之便
其腹以受經坐立無所書成而其人著念
作者血誠禮之月矣歸而爲頌計四日而卒
岱事焉在十八盤以上者專壬寅癸卯二日
盤以下升降者首尾於辛丑甲辰而升則分
辛丑之夕以禮碧霞覲五花益登岱始事降
則分甲辰之朝以登越觀益登岱終事鍾子
曰予舍舟而岱登日觀峯岱止矣能使人意
若未至岱者歸循泮汶所注濟水受之意已
無岱察其原皆出岱厚其力以達於漕漕告
緩急焉負舟之水皆岱所界是身已入舟而
岱猶未已也嗚乎岱哉

予登岱於山不敢言吳門周越也斷自

徂徠諸峯乎於水不敢言海也斷自汶
泮泗濟乎於典禮不敢言羲黃也斷自
虞狩乎於石不敢言李斯也斷自摩崖
石經乎遠而疑勿寧近而信

無字碑秦所以疑萬世也後人師其智
移而之冢冢不可見矣疑之以所不見
者淺疑之以所見者深也予作無字碑
詩曰民不可使知亟亟欲其愚噫譎而
勞哉

帝王文前代鮮佳者明 高皇帝征蠻
告泰山文畧云但欲瘴癘之方化烟嵐
爲清涼之氣又云予未敢輕告上帝惟
神鑒之爲予轉達又云萬翼神靈轉達
上帝賜清涼之氣以消烟嵐 御製岱
山高文畧云影照東海巍然而柱天又
云冬則寒氣時出巖壑雜然而有聲百

川林藪森然而如雷又云俄而風生萬壑雲起諸巒隱隱雷動百川倏忽電掣萬里長虹此岱山之神至也又云其蒼松也始天地而生倚丹崖而長又云蓋由太古之日月以至於今蒼松掃丹崖而莓苔不秀丹崖映蒼松而五色文輝猿啼雲樹之杪鶴並日觀之東雕鵠盤旋乎深谷雖扶搖不可得昇峯大哉王言高厚古直自不必論其造語森然思路崎嶇出其餘以作遊記夫豈文士所敢望

應劭漢官儀非記也然而人不能爲記矣今其語爲人所稱引者姑置之如云石壁宵昧如無道徑遠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爲白石或如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又云初上此道行十餘

步一休稍疲咽唇焦五六步一休蹠蹠然遽頓地不避燥溼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腳不通其心目之靈手口傳盡且讀且思爲之絕倒可爲至靜至慧人道也碑者山川之眼也碑不易佳佳者尤不易古今泰山自李斯碑後有古於摩崖銘石經者乎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告守者審定佳惡自當別論至其古不古一覆其時代而得之初無難事諸從元宋以三雖不以爲佳亦念其年壽而保存之如蘇頲書頌奪於林焯四大字然當去其字仍大署石云此林焯毀蘇許公碑頌處明正其刑以告愚忍者後有所犯按所壞碑之久近爲其刑之差可也

摩崖銘銘因乎崖石經經因乎石崖與

石之奇奇於不碑也予之奇夫經也何以過於銘銘豎而經仰崖與石爲之也豎斯壁壁非碑而疑於碑疑於碑斯恒矣然猶賢於碑也仰則地耳地而經鳥得不奇碑不如壁壁不如地書之恒奇不於書而於崖與石事有不可以埋求者至理存焉

遊何以不及西天門後石屋也人人而言登岱也西天門下矣石屋又下矣烏乎登登非不下下者十八盤耳下西天門下石屋不成其爲下而又上而又下是其爲下上者二而無與於登岱之數也有事於岱者一上下之爲多而二乎哉

嶽宮有石刻十六字蓋萬曆辛丑歲洛人李士登筆其文云登岱顛兮色光莫

紀想太初兮山生之始高深簡遠似漢
人詩今人作岱遊不知豫儲幾千言以
往而十六字外不肯益一字吾最畏服
其立想之孤而自作岱記未免至二千
餘言詩若干首內省媿之歸檢仕籍君
爲河南洛陽人舉萬曆庚辰進士官至
大叅生嘉靖癸丑長子二十餘歲耳予
不遊岱遂不知世有李公吁詩文寧少
而不見知於人勿多而
固猶有人哉

口嫌於口

闕里碑畧記

登岱訖謁闕里孔廟孔林焉其地不可以山
水言也其情不可以登覽言也一事其文不
可以圖史詩記言也然其樹與碑之勝亦烏
能掩哉樹在廟曰檜在林曰楷吾不得而檜
之楷之矣而姑以爲檜以爲楷也碑皆在廟

有東漢元嘉鍾太尉碑非元常也有蔡邕孔君碑孔君者宙也孔子十九世孫卽融父有曹子建頌梁鵠書鵠字孟黃嘗得罪魏武帝命書碑自贖懸書帳中受禪碑亦鵠筆今傳爲元常亦非也唐則武德碑書詔及祝辭數條不知誰手有孫師範廟碑有開元碑李邕撰文張庭圭書書亦皆隸以北海真行之妙而廟碑定以篆隸爲莊不敢自用虛心敬事如此碑皆引整可以善後而碑側多宋元題名往往妙出意法之外而梁鵠碑陰書門生故吏姓名出鵠一手篆額皆妙搨者槩未之及又有齊乾明元年夫子之碑額上存碑剝盡纔得數十字唐大曆新門碑裴孝智撰文裴平書完好可讀缺一角跌斷今用以支門予強搨之不一年無子遺矣宋元佳手甚多宅山川得其一二可名可壽而皆爲墻壁

物計其後治屋壞垣皆當落劫念林樹天年
而此獸失職金石之壽不如木物理甚失其
平孔廟孔林不與岱始而能與岱終碑與樹
有力焉吾友王永啟將督學齊魯固此數物
司命命所司飾之乾明大曆二石吾尤爲告
秦庭之急請勿與言山水言登覽言圖史詩
記而一以學政發之不能不聽聽而後自出
方畧與前後妙蹟隨其完缺而揚之釐爲數
卷曰闕里碑冊勿漏勿濫有倫有脊此盛德
事也

隱秀軒文集

隱秀軒文集目錄

記二園館一

尊聞堂記

梅花墅記

隱秀軒文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記二 園館一

尊聞堂記

夫名堂者欲傲人以所不聞則必取於意義
要眇景事新妍字語險晦者以為佳吳德聚
之名其堂以尊聞焉何居鍾子曰吾蓋三復

尊聞之義而知吳子近思篤行人也夫吳子
非無聞之患也業有堂矣登其堂有友朋焉
父事者若而人兄事者若而人師事者若而
人肩事者若而人是以人聞者也登其堂有
圖書焉取諸經以析理取諸史以徵事取諸
子以辨學取諸集以敷文是以言聞者也登
其堂有器玩焉若鼎以志怪若爵以戒貪若
盤以去垢若欵器金人以持盈守訥是以器
聞者也吳子非無聞之患也世固有離索寡
陋蔽其耳目聞一人之勝乎已一言之幾乎
道一物之警於心而油然有所合恫然有所
艾如夢之覺如醒之醒如亡之歸其所聞者
人所習聞者人所習聞而已創聞焉則異
之彼習聞者顧反玩焉玩則不尊不尊不信
不信不行故吾三復尊聞之義而知吳子近
思篤行人也夫尊聞之說發於曾子而董子

述之董子於漢儒最稱純正然其所作玉杯
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多外家言董子非不足
於奧博奇聞者而其告君一依春秋天人
之旨非六稅之科孔子之書無使並進對江都
以正誼明道而絀功利正身率下家居不問
產業抑何斷斷也若董子者真尊其所聞者
也苟第驚於奧博恢奇傲人以所不聞則何
不取於所聞之要眇新妍險晦者以名其堂
而以名其堂曰尊聞夫能傲人以所不聞而
不能行人之所習聞者固非吳子之志也

梅花墅記

出江行三吳不復知有江入舟舍舟其象大
氏皆園也烏乎園園於水水之上下左右高
者爲臺深者爲室虛者爲亭曲者爲廊橫者
爲渡豎者爲石動植者爲花鳥往來者爲遊
人無非園者然則人何必各有其園也身處

園中不知其爲園園之中各有園而後知其爲園此人情也予遊三吳無日不行園中園中之園未暇遍問也於梁溪則鄒氏之惠山於姑蘇則徐氏之拙政范氏之天平趙氏之寒山所謂人各有其園者也然不盡園於水園於水而稍異於三吳之水者則友人許玄祐之梅花墅也玄祐家甫里爲唐陸龜蒙故居行吳淞江而後達其地三吳之水不知有江江之名復見於此是以其爲水稍異予以萬曆己未冬與林茂之遊此許爲記諾諾至今爲天啟辛酉子日常有一梅花墅而其中思理往復曲折或不盡憶如畫竹者雖有成竹於胸中不能枝枝節節而數之也然予有遊梅花墅詩讀予詩而梅花墅又在予目大要三吳之水至甫里始暘墅外數武反不見水水反在戶以內蓋別爲暗竇引水入園開

屏垣步過杞菊齋盤磴躋映閣映者許玉斧
小字也取以名閣登閣所見不盡爲水然亭
之所跨廊之所往橋之所踞石所臥立垂楊
脩竹之所冒蔭則皆水也故予詩曰閉門一
寒流舉手成山水迹映閣所上磴回視峯巒
巖岫皆豎西所輦致石也從閣上綴目新眺
見廊周於水牆周於廊又若有閣亭亭處牆
外者林木荇藻竟川含綠染人衣裾如可承
攬然不可得卽至也但覺鈎連映帶隱露隨
續不可思議故予詩曰動止入戶分傾返有
妙理乃降自足縮如循寒渡曾不漸裳則
浣香洞門見焉洞窮得石梁梁跨小池又穿
小西洞憇招爽亭苔石嚙波曰錦淙灘指脩
廊中隔水外者竹樹表裏之流響交光分風
爭日往往可卽而倉卒莫定其處姑以廊標
之予詩所謂脩廊界竹樹聲光變遠邇者是

也折而北有亭三角曰在澗潤氣上流作秋
冬想予欲易其名曰寒吹由此行峭蒨中忽
著亭曰轉翠尋梁契集映閣乃在下見立石
甚異拜而贈之以名曰靈舉向所見廊周於
水者方自此始陳眉公榜曰流影廊沿緣朱
欄得碧落亭南折數十武爲菴奉維摩居士
廊之半也又四五十武爲漾月梁梁有亭可
候月風澤有淪魚鳥空遊冲照鑿物渡梁入
得閒堂堂在墅中最麗檻外石臺可坐百人
留歌娛客之地也堂西 結竟觀居奉佛自
映閣至得閒堂由幽邃得宏敞自堂至觀由
宏敞得清寂固其所也觀臨水接浮紅渡渡
北爲樓以藏書稍入爲鶴籞爲蝶寢君子攸
寧非幙中人或不得至矣得閒堂之東流有
亭曰滌研始爲門於牆如穴以達牆外之閣
閣曰洪華映閣之名故當映此正不必以玉

斧斤爲重向所見亭亭不可得卽至者是也牆
以內所歷諸勝自此而分若不得不暫委之
別開一境昇眺清遠閣以外林竹則烟霜助
潔花實則雲霞亂彩池沼則星月含清嚴晨
肅月不輟暄妍予詩 從來看園居秋冬難
爲美能不廢暄萋春夏復何似雖復一時遊
覽四時之氣以心准目想備之欲易其名曰
貞萋然其意渟泓明瑟得秋差多故以滴秋
菴終之亦以秋該四序也鍾子曰三吳之水
皆爲園人習於城市村墟忘其爲園玄祐之
園皆水人習於亭閣廊榭忘其爲水水平園
乎難以告人 於觀取慧者靈於部署
達者精 已故予詩曰何以
見丑 識位置非偶

隱秀軒文宿集目錄

傳一

李少翁傳

白雲先生傳

官古愚先生傳

蔡先生傳

張母小傳

隱秀軒文宿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閣

傳一

李少翁傳

李少翁者名蒔字德春豫章人居漢川徙居
應城始自號少溪年六十老矣人敬而翁之
呼之少翁翁家世受醫精脉法冥思闇解出

授受之外其人沈墨長者入門無流視無媒
言未嘗預問病者病第令伸臂出示手指一
箸腕上形神忽往久之指離於腕徐以一二
語發病者隱結無不汗下吐服少焉投藥猶
掇之耳余嘗謂翁診脉甚苦而投藥甚快余
始不甚識翁屬余季弟婦病風眩狀類尸蹶
舉家誼言瞑矣翁至眎其脉治也進一七而
蘇期以踰月法當病如前再進七乃絕已而
果然余始奇其言神其術余後數構奇疾法
當歿翁數起之其它圭刀入口無不隨手應
者余一日遊京山飲友人王穉恭兄弟宅中
飲從容言李翁國醫也長者醫藥已其病之
狀若何語頗悉而穉恭尊君心計警敏人也
顧諸郎識之身寧無旦暮緩急邪屬歲逼除
余遣一童子持糲醪餉問翁至則聞兩健騎
從京山疾馳來夜半迫翁去矣余心動得無

如向者穉恭尊君言乎已而果聞穉恭母暴病更數醫不愈翁立起之無何其友譚有秩內得綿疾翁起如之以是益神翁醫於是穉恭輩競爲詩歌投之翁得余輩墨池殘瀋如獲重糈所至人爭家之念緩急可立應而翁赴人之急甚於已百里外中夜叩門不以家累爲解不以風雨寒暑爲辭翁亦年六十而有子男期以此陰行善導迎善氣會歲而

穉及鬼白晝攫人於市翁煮藥如池積片成塚全活莫知王名安問糈而貴家亦不惜解金爲壽所入沿手盡翁雖沈墨長者饒酒德多而不亂酒後曼聲度曲鼻息與喉嚨相發作音絕類老弋陽伎意態婆娑坐客絕倒翁性不忤物不媿人以所不能不傲人以所不知醫負絕技者最不利其曹偶秦越人以此得不良歿而獨能安翁足跡半朱門不傳一

濫言對主人未嘗暴僮僕之過所遊病者家
酒法食單豐約佳惡之數不挂齒牙其爲長
者如此

鍾子曰余還觀李翁非醫者也殆幾乎道者
也余每見醫者坐而說理口如懸河考其實
如捉影其神躁也今世坐談者類是翁爲人
診脉精神與病者往來一之至也與人處使
人意消偶俱無猜豈所謂不言而飲人以和
目擊道存者邪余有以知李翁幾乎道者也
非醫者也

白雲先生傳

林古度曰白雲先生陳昂者字雲仲福建莆
田黃石街人也所居所至人皆不知其何許
人自隱於詩性命以之獨與馬公子用昭善
先生詩所謂自天亡我友者卽其人也其後
莆田中倭城且破先生領妻子奔豫章織草

屢爲日不給繼之以上汎彭蠡憇匡廬山觀
陶令之迹皆有詩已入楚由江陵入蜀附僧
舟傭爨以往至亦輒傭於僧遂遍歷三峽劍
門之勝登峨眉焉所傭僧輒歿反自蜀寓江
陵松滋公安巴陵諸處至金陵姚太守稍客
之給居食久之姚太守亦歿無所依仍賣卜
秦淮或自榜片紙於扉爲人傭作詩文其巷
中人有小小慶弔持百錢斗米與之輒隨所
求以應無則又賣十或雜以織屨而林古度
與其兄楸者閩人林孝廉初支子寓居金陵
者也一日兄弟過其門見所榜片紙於扉者
色有異突入其室問知爲莆田人頗述其平
生一扉之內席牀缶竈敗紙退筆錯處其中
檢文詩誦之是時古度雖年少頗曉其大意
稱之每稱其一詩輒反面向壁流涕悲咽至
於失聲其後每過門輒袖餅餌食之輒喜復

出其詩泣如前居數年竟窮以歿其子倉皇
出覓棺衣舁之中野古度兄弟急走索其集
無所得得先生手書五言今體一帙五言今
體者五言律排律也其詩予莫能名其自序
畧云昂壯夫時尤嗜五言第家貧無多古書
得王右丞卽誦讀右丞得杜工部卽誦讀工
部閑取其所中規中矩者時或一周旋之又
時或一折旋之含筆腐毫研精殫思今觀其
五言律七百首則先生所學所得實錄實際
盡此數言矣其云未一卷爲排律亦不存蓋
謝生兆申云先生有集十六卷在江浦族人
家或亦有據今刻其存者以次購之論曰明
自有詩而二三君子者自有其明詩何隘也
畫地爲限不得入自縉紳士夫詩的的有本
末者非其所交游品目不使得見於世者多
矣况老賤晦辱之尤如陳昂者乎近有徐渭

宋登春皆以窮而顯晦於詩詩皆遜昂然末
有如昂之窮者也予嘗默思公織屨賣卜傭
爨傭書時胸中皆作何想其視世人紛紛藉
藉過乎其前者眼中皆以爲何物求其意象
所在而不得吾友張慎言曰自今入市門見
賣菜傭皆宜物色之恐有如白雲先生其人
者甚矣有激乎其言之也

官古愚先生傳

官古愚先生者楚之文行君子也始名惟德
更名如臯字直卿黃岡人先生終諸生以伯
子今戶科給事中應震任濰令考最贈文林
郎故又稱贈文林郎官古愚先生父福福父
永富永富父政政父清清父守忠守忠數世
上有避兵由鄱陽徙黃岡烏林者乃爲黃岡
人母王孺人夢麟入懷而生因以字之生慧
篤姿神端遠稍長厲志絕人爲文有氣里師

避之然益攻苦夏簟於松下冬則甕寘絮加足焉曰以吾從衆讀書進取何必是但吾以自鍊使其骨可用年二十九始補諸生丙子巳卯試兩見格然直指讀其文而賞之悲其遇後屢試皆高等然卒不第終自以爲學不力教授里中爲養出其門輒爲名士舉進士孝廉及廩於庠者分國中爲官氏弟子矣甲午伯子舉其鄉第三人先生始不得自歎其學之不至將老焉稍與其同輩匿於文酒間手唐人詩擬之然自出心眼疾革猶作重陽詩及信則人任焉制義其胸中如此有孝友至性所受諸生月奉備極甘溫視寢膳無時安節乃巳母疾時伯子方患疹舍之侍母疾走望請代居喪孺子泣慕終其身事繼母如之尤愛季弟同居四十年季弟子孝廉受室將析箸泣數日曰吾乃生分然愛益篤孝廉

幼清能文教如已子曰弟姪一身耳且老人之性無不愛其少子若孫者吾愛其所愛而代爲之所亦以安吾親族子或以歲儉自鬻出金贖之贖者凡四人三黨存沒待命者一一爲計必信必周不敢以口惠誑人束髮讀書不能有所酬心雖安之而嘗隱然有憂天下之心負經世方畧雅不欲出位有所見其不平而時託於家人語以稍泄其微旨戊戌伯子舉進士觀政大司馬移書問大司馬何政若何所觀所觀何得若虜若倭若緬甸若徭若苗兵食充誦將士情整要害阨塞俱若何必責對轉餉遼東歸問遼事如前曰身到處不放過他日當事不出此授定今手揭會典律令予東鮮曰祖宗道法當官謀斷具是矣女曹平日有才臨事有識然掌故不習則疑畏生每不能使其才與識之必伸爲國

家用夫思而不學非獨儒生作官亦有之不
讀會典諸書者是也伯子退食問其科條功
課以爲喜愠又言死孔道飾厨傳媚客若誠
恥之然古者峙張肅遽賓至如歸皆必節愛
之主與廉慎吏所爲亦未有必忘賓旅而後
爲節愛廉慎者凡舉事依於誠恕乃可久大
勿立異爲名伯子拜受教居宛數月病伯子
不視事猶促之出先一月召季弟往治木江
陵木至之日則屬續之日也從容取筆書震
也當事雲也作人耐煩二字謹識之雲其仲
子也又言某某有德於吾父母吾未及報必
勿忘遂瞑卒數年而贈文林郎又數年而伯
子拜戶科給事中仲子及孫輩多以文行世
其家者先生負峻節獨行而於世無校所儼
居火或謂公盍聞諸官公笑而不應豪侵其
配程孺人墓田倍予直以厭之其爲長者皆

此類料事成敗不失而不自幸其中以爲功
面折人過出於實心無已甚使人嚴而不怨
久之人人各自以爲官先生愛我傷其前事
而改德焉至今思之稱曰官古愚先生鍾子
曰予幼誦伯子應舉文以爲有豪傑之氣予
成進士後東鮮一紀居都比鄰是時爲庚戌
辛亥間予誠不識其意所在然淵靜坦然望
而知其端人也及癸丑再入都東鮮有所論
事中微制大使人壯而敬之對人淵靜坦然
如故其不得已而有言之意中心達於面目
又使人欲稱其言之美而不忍發口然世未
有不如如此而能爲端人者也今惜不得起先
生而見之覩先生誠子數事皆有本末從學
問孝友中出東鮮用之安能盡嗟乎父兄之
教子弟但以舉進士作高官爲大學止至善
事朝廷安得力臣而用之然予察先生誠子

之意似見其向所攻苦自鍊者決不但以舉
進士作高官爲止至善事也吾所謂先生厲
志絕人者以此

蔡先生傳

蔡先生者福建泉州府同安縣之浯嶼人也
諱霽字用明以字行更字晦仲號見南先生
其爲同安人蓋二十餘傳矣始自唐季徙多
獨行者曾大父彞舒爲永春縣椽史佐法平
有法如是而令牽於他請欲上下其文者公
度爭之不能得曰豈以我爲重去此效齊虜
僞卧養名乎徑投筆歸令感其誠慰止之椽
史所持是也何渠歸請如椽史旨世猶知庶
人在官有能用去就存法者自公始大父環
碧以學行爲諸生祭酒應貢不仕年九十有
二終父秀鍾事親孝有子四人公其次也生
而端慧進止如成人大父授之經退務刺其

大義十七母陳卒慟感親疎奉兄嫂撫弟妹各有情理而家貧父仍自食永春椽史世其德蓋永春吏舍一席地人比昔人太學末坐矣公內自念吾父雖安此然趙景真聞父叱牛聲而泣豈必其父之不安於耕乎致身顯親子職耳遂慨然欲以經術自奮家居常帶經而鉏久之配陳安人來歸歸有婦德勸公隨父之永春安有子處而父出者男子四方父志也矧父之所在其子焉往遂從入永春授童子經取月奉自給歲暮以奉易穀具舟歸適大禋有港禁父携公請於令令試而竒之曰昔何仲默幼爲郡守施公所知以其父長者爲亭長故吾識不及施公而若有子不減仲默勿以俗學沒之具束修令學於郡孝廉傅君所而公內兄陳堯俞者名能古學相與居業益精乙亥出就試邑令首拔之補諸

生有聲實舉己卯鄉試故事士舉於鄉者親
朋率望腹焉以孝廉得請謁有司居間故也
公耻爲居間而其任爲親朋所望者不敢以
一身廉儉爲解歲遊學十九在外配陳安人
以紡木綿佐食是時伯子復一年十二矣依
紡車下伏而誦史記伊吾汨汨從車聲燈影
中出公歸聞之而喜可知也丙戌上春官不
第念父老且病思乞一教職爲養夜被酒心
動夢如身在經者驚慟馳歸父果病病良已
已丑始得補玉田縣教諭抵延津父什至一
痛幾絕復除補閩之長泰諭凡孝廉爲此職
者得題其銜曰署明其非守官也外資其祿
而心厭薄之公曰否有祿卽官也何署爲且
署獨不得有所事事乎其立教依經行而以
寬粟劑之每出私錢具食講藝所拔識多顯
者郡庠有某生爲怨家所中公素不識廉其

誣爲督學使者白之某生持進謝辭遣之甲
午聘同考試湖廣所得士爲今光祿少卿朱
君光祚工曹郎馬君天錦大叅張君之厚戶
曹郎楊君世勳侍御周君師旦先後爲名碩
孝廉楊君繼哲王君德純史君繼勳凡八人
進士者五人焉乙未遷蜀之樂至今樂至在
蜀西北萬山中去閩萬里是年伯子舉進士
年始二十八公忽忽不欲往雅不敢以子貴薄
遠官不爲念始者欲用經術自奮祿不逮養
庶幾要一命於逝者遂單車之官而陳安人
用紡佐家食大率如孝廉遊學時至老歿不
知吏人婦之榮且潤也至則道弗不可行候
不在疆入署几塵厚而突黔薄也公曰令起
措大堪此易耳邑荒土瘠令之責也柰何乎
爲令會有採木之役木所產在夷隸箐峭中
人獸迹絕官給鎚募民役懸格啗之耳約事

竣而給之所以給之端不可詰民先出錢所
給多不能備其直桀黠者多相規卸免後先
相壓單樸者始承其末流官竟不得其要領
公下車卒出不意徵父老數輩人給筆札令
疏注堪應募者姓名各以所臆疾書勿移時
勿交語勿易辭書已卽收之爲之稽糧冊以
知其賦之高下證甲牌以驗其屋之多寡然
後榜示占役者於門丁弱賦強則出金助往
募者靡屨不任者始得自訴汰其實者而扶
其誣報及妄求免者乃更爲立補助之條定
番休之規信給發之約用大義諭遣之民始
勸往矣木分三運以十之六爲及格公以滿
十報人服其幹採木罷尋有旱疫之青多方
勤撫之然於豪猾無所錯貸犯科者壹以三
尺始終之有當論訊而扶服請贖者公笑曰
若平日姦富厚藏將用其餘爲贖地故放意

爲非吾特與杖困魚辱馬顯示平民使其知其
神不靈而其身不威者獨特此耳邑故無制
科潔惡民入貲爲臺司椽史意有所仗視邑
令猶屬耳每謁令令延坐降語報之長刺公
不爲禮人謂公先世作椽史能以法振令之
弱公今作令又以禮抑椽史之強易地皆然
其理氣不可奪一也郡司李行部者厲氣如
直指公故不習爲媚會公所部監司缺安縣
兵備使者來署望公意氣用餉爲名檄責縣
額餉金未輸者數歲庫有無礙金乎姑取數
百來公大驚歲輸取庫符歸報安得數歲且
金何名爲無礙乎必加諸民令不敢知使者
氣塞止不檄然不能無失望司李不得志於
公及前諸椽史不見禮者依倚中之會公捕
盜獄未竟捕一庫子侵匿者其人亾走而公
繫質其帑猾二人醪食盜及所捕庫子資之

冤訟御史臺御史知樂至令無害悉杖繫訟者事亦白而公以病乞休矣主爵者竟用入賀使者語徙淮府審理東下瞿塘潘預如袂舟蕩不可止取石代裝舟子歎焉是歲爲庚子伯子以使事歸而仲子復心亦能讀公書兄弟師友携幼而入相見悲喜陳安人迎勞公曰自今始得稱廉吏妻也促伯子還朝辛丑伯子再請急歸侍明年公與陳安人相繼卒陳安人者卽堯俞女弟也幼資以兄長宜室家稱善配云公仁心至性不言而躬行所欲爲於父母者屈於位然未嘗一念忘孝所欲爲於昆弟者屈於財然未嘗一念忘友所欲爲於民者屈於地於時然未嘗一念忘仁精誠所至雖父母昆弟百姓皆知其欲爲而有所屈也伯子卽秩滿得封如其官矣公凄然不樂曰此吾一生勉爲學勉爲官不得

隱之車之集
之親者自爲孝廉至宦歸二十餘年僦屋而
居瘠田十餘畝義不以貧告人與人處廣情
而約義勇於施而怯於取其移病歸也方有
征播之役部署如初政臨行猶奏記督學使
者廣試額翩翩學行而耻以吏治見短所至
科條可法然不爲名將解邑時有賊無主名
者二百金不以汗歸橐亦不以聞上籍置之
而已伯子借得郵符爲公歸途計匣之不用
平生博行雅不欲以以文名時取達意得以
古法詩具清骨有隱几吾忘我敲門人話僧
荒城今古道大塊往來身看花到處常爲客
見月何時不憶人春花冬雪傷離盡楚水越
山論舊新階庭自愛吾形影燈火相親汝弟
兄等句伯子少惺二歲才德命世年未四十
爲方伯其人嚴冷深情事事有法交惺十年
愛若兄弟而惺常不敢以肩事之禮見內省

亦不識其故生不及登堂拜先生其言行大
畧見伯子常思而得之鍾子曰所謂伯子者
卽惺之友蔡敬夫是也揆之人情豈能無以
敬夫故傳先生乎哉然惺爲蔡先生傳亦傳
其爲蔡先生者而已史遷之傳馮唐也曰唐
子遂亦奇士與予善唐自可傳耳豈必爲遂
然不如此其言不信惺之爲蔡先生傳也亦
然

張母小傳

張母某孺人者海虞張太學商甫祖母也爲
少叅某公公女生而溫惠自其在室時已具
丈夫之識少叅宦遊四方於吏事物情有所
內不得於心而外不能決之友者以試孺
人孺人臆對口畫其初終當否不爽少叅
爲之心開胷中無留物恨其不男子也無何
少叅與其配相繼沒故事平官者其家人憧

一室中往來惟僮竒管菴是問孺人以一
女兒擗踊之餘視其周身周衣事誠信無悔
自此至于歸皆寄兄嫂息中矣既適淳齋公
值簪紵累葉後子姓家衆稍習於麥孺人入
門思有以易之謂古仕宦家工於善後者使
其家意願者欲與凡人齊乃爲可久今其志
已汰習而成性不可爭也請以身先之乃去
其故飾椎布而前數見不鮮家人見新婦貴
家女簡易如是麥者慙服改心從焉事翁媪
備思媚之誼處先後宛若間任必取重受必
取輕門內門外魚菽祭養淳齋公不知以此
得一意於學旣析箸得專家政勤約如故操
一切會計出入目之所過捷於楮籍心之所
識精於握算臧獲受成事而已無能有所上
下爲姦利然亦不純用撻發曰用其力不盡
其情教其子卽商甫之父也威慈相御而行

學有聲實凡七試不第以毀隕孺人見晚暮
哀樂情事卒卒不免憂生之感從事淨業蓋
其喜爲焚修好施予自其天性至此彌篤然
驟失壯子以孫爲命外証內怵終亦不能願
息暇則燈鉢歸依而已性沈靜然一啓口足
爲家誠嘗語諸孫婦吾處先後死若間三十
年如一日者無他惟是交見其常情而不入
溢言世之道不出此其語不煩而確率此
類今年七十神明不衰宅無所須惟不能忘
情於立言者曰匪以爲名庶幾言之有文使
後世子孫識其大者聿脩克念以保世而已
斯其意可念也傳而畀藏其家

鍾子曰予讀李令伯事悲之爲其爲祖母也
令伯乞身於君而張子乞言於友志畧同耳
然令伯祖母九十矣更二十年張子濯鱗奮
翼於以代其父爲尊養者豈有旣乎張子者

商甫也名國彙今爲吳中佳士云

隱秀軒文集目錄

論一經

詩論

隱秀軒文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齋

論一經

詩論

詩活物也游夏以後自漢至宋無不說詩者不必皆有當於詩而皆可以說詩其皆可以說詩者即在不必要皆有當於詩之中非說詩

者之能如是而詩之爲物不能不如是也何以明之孔子親刪詩者也而七十子之徒親愛詩於孔子而學之者也以至春秋列國大夫與孔子刪詩之時不甚先後而聞且見之者也以至韓嬰漢儒之能爲詩者也且讀孔子及其弟子之所引詩列國盟會聘享之所賦詩與韓氏之所傳詩者其詩其文其義不有與詩之本事本文本義絕不相蒙而引之賦之傳之者乎旣引之旣賦之旣傳之又覺與詩之事之文之義未嘗不合也其故何也夫詩取斷章者也斷之於彼而無損於此此無所予而彼取之說詩者盈天下達於後世屢遷數變而詩不知而詩固已明矣而詩固已行矣然而詩之爲詩自如也此詩之所以爲經也今或是漢儒而非宋是宋而非漢非漢與宋而是已說則是其意以爲詩之指歸

盡於漢與宋與已龍也豈不隘且固哉漢儒說詩據小序每一詩必欲指一人一事實之考亭儒者虛而慎寧無其人無其事而不敢傳疑故盡廢小序不用然考亭所間指爲一人一事者又未必信也考亭注有近滯者近癡者近踈者近累者近膚者近迂者考亭之意非以爲詩盡於吾之注卽考亭自爲說詩恐亦不盡於考亭之注也凡以爲最下者先分其章句明其訓詁若曰有進於是者神而明之引而伸之而吾不敢以吾之注畫天下之爲詩者也故古之制禮者從極不肖立想而賢者聽之解經者從極愚立想而明者聽之今以其立想之處遂認爲究極之地可乎國家立詩於學官以考亭注爲主其亦曰有進於是者神而明之引而伸之云爾予家世受詩暇日取三百篇正文流覽之意有所得

隱秀軒文集
間枯數語大抵依考亭所注稍爲之導其滯
醒其癡補其踈省其累奧其膚徑其迂業已
刻之吳興再取披一過而趣以境生情由日
徙已覺有異於前者友人沈雨若今之敦詩
者也難予曰過此以往予能更取而新之乎
予曰能夫以予一人心目而前後已不可強
同矣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何不能新之有
蓋詩之爲物能使人至此而予亦不自知乃
欲使宋之不異於漢漢之不異於游夏游夏
之說詩不異於作詩者不幾於刻舟而守株
乎故說詩者散爲萬而詩之體自一執其一
而詩之用且萬噫此詩之所以爲經也

隱秀軒文集

隱秀軒文集目錄

論二 史一

鄭莊公

魯莊公

城濮之戰

荀林父

甯喜

管仲

蘇秦

陳軫張儀

董安干

信陵君

魯仲連

燕太子丹

隱秀軒文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閣

論二 史一

鄭莊公

鄭伯克段于鄆公羊傳曰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能殺者難殺而卒殺之之辭也然則鄭伯難殺段乎曰非也段不足殺者也曷

言乎不足於段非有大志如晉曲沃武
一馳馬試公子耳其徒作詩稱道其射獵
飲食之事亦狎客媚子從史爲歡非如武公
之徒深謀隱衷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者也卽鄭伯處心積慮日以殺段爲事非必
以其能爲曲沃武公而殺之也不過追恨於
姜氏之愛段而惡已欲一有所出之耳請制
請京時目中無段久矣殺段如籠鳥釜魚耳
故曰段不足殺者也不是殺而殺之又若決
其能殺者此公羊之所以甚鄭伯也居京都
城過百雉公欲過之也命西鄙北鄙貳於已
公欲貳之也收貳以爲已邑至於廩延公欲
收之也不然何以曰多行不義必自斃曰無
庸將自及曰不義不矜厚將崩及聞其期自
可矣是公自明其欲過之欲貳之欲收之之
案也亦知段之無能爲也如以曲沃武公待

段又肯予之京之西鄙北鄙之廩延以爲圖
已之資哉祭仲與公子呂切切然以爲憂而
諫之蓋猶以曲沃武公待段也公豈不內笑
其腐哉左氏腐人也譏失教公羊又腐人也
曰緩追逸賊若夢然不知公之謀者姜氏欲
之焉辟害豈子稱母之辭母子義絕不待黃
泉之誓矣氣雪意滿惡有絕母之名以悔之
一字愚穎考叔考叔亦不深求而以闕地及
泉一語愚之掩耳盜鈴爲草草結局之計亦
足明莊公之凶而狡矣

魯莊公

齊襄公通乎桓公夫人又殺桓公人道所絕
而莊公父讎也莊四年春二月書紀侯大去
其國紀侯賢者也而齊滅之公羊傳大其復
九世之讎而以春秋爲賢者諱之禮處之冬
公及齊人狩于郕公羊傳曰諱與讎狩也齊

侯能爲其祖復讎於九世不愛於紀侯之賢
魯莊不能爲其父復讎於今日何愛於齊侯
之亂乎復讎一事公不如齊侯遠矣元年夏
單伯逆王姬王嫁女于齊命魯主之也穀梁
傳以爲其義不可受曰躬君弑於齊使之主
婚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秋築王姬
之館於外穀梁傳以爲築之外變之正也曰
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其不言齊侯之
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夫魯爲
王姬主婚於齊及築王姬之館何嘗有讎齊
之意哉無其事不可無其心無其心不可無
其理也乃郤之狩又在逆王姬築館之後若
曰豈惟爲之主婚且與之狩矣主婚王命也
築館王事也與之狩不亦可以已乎然所謂
無其事不可無其心無其心不可無其理是
穀梁於逆姬築館二事中區區然切切然猶

存一復讎之義也

城濮之戰

善制勝者審機執權中有主而外不測操縱
在我而於天下無所不用無所不用而後敵
失其所以勝此制勝之道也晉文公城濮之
戰其謀勇犯始之先軫中之又終之總以善
用曹衛爲主曹衛楚之與國楚之有曹衛猶
晉之有宋也楚伐宋晉不救宋而執曹伯分
曹衛之田畀宋以累楚人之心而宋之圍自
解及楚人請復衛侯而封曹乃私許復曹衛
以携之曹衛告絕於楚曹衛告絕於楚而晉
又有曹衛曹衛之形反化爲宋曹衛之形化
爲宋而楚孤楚孤而晉之勝楚不待戰而決
矣其顛倒不測之妙能使我之伐曹衛者收
曹衛而楚之庇曹衛者反以失曹衛用與國
用敵國又用敵國之與國還以困敵國其繩

隱公傳文及卷五
索收放皆在我而不在人。譎則譎矣然而不可謂不鈔也。吁此制勝之道也。

荀林父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郟。晉師敗績。晉之師爲救鄭也。及河聞鄭旣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何其見之早而處之當乎。桓子者荀林父也。時方爲元帥言出其口。患不當耳。何患不聽而以先穀會蹠違制欲戰。林父旣舍士會之言以屈聽先穀。韓厥曰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戰國之大事也。闢以外君命且有所不受。自主帥以下六人分過以徇。一先穀自解其喪師之罪而不顧國事之成敗。此豈臣子之言乎。故伍參以楚之一嬖人能觀晉之敗形。曰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亦林父罪案也。乃公晉討郟之敗殺其

大夫先穀左氏傳曰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坐先穀以召狄之罪乃可以掩林父喪師之誅若專論邲之一役舍林父而殺穀晉不幾失刑乎

甯喜

臣子不幸處君父之際事有所不可爲而又不得不爲在有以自處而已衛甯殖與孫林父出衛獻公立公孫剽殖子喜奉父遺命

公子鱗謀復衛侯而弑剽衛侯入而殺喜總其始末出衛侯者殖也已出復入入而負喜及公子鱗者衛侯也喜之處此亦苦矣衛殺其大夫甯喜穀梁傳曰喜出君而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然則喜無罪乎曰惡得無罪喜之罪在衛侯既入之後喜不知所以自處也何言乎不知所以自處也衛侯庸戾事事出情理之外自立而出出而復

入無一強人意者其母定姜知之臧武仲知之師曠知之右宰穀知之蘧瑗知之其弟鱣知之故衛侯之出法不可復入者也甯殖與孫林父小人之交也始而同利同惡相與共出其君久之合者易離欲自異於孫氏以解其出君之罪而獨爲善後之地死而屬其子以復其君豈真悔心之萌哉然而在喜則父命也以極不易復之君值必欲復其君之父喜處此甚難幸而得復以有辭於君父喜卽勞謙畏慎求免於里克甫瑕之禍恐不可得乃衛侯求復之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喜利其言而必欲踐之以專取殺不亦宜乎故曰喜之罪不在弑一君復一君在其君旣入之後不知所以自處也

管仲

管仲霸齊始終作用以作內政而寄軍令爲

隱公車文及集
主要使一國之人化爲一人一國之人之心
化爲一人之心然其妙在分之以爲合散之
以爲專何以明之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
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
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
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
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
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
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
二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
鼓其寓兵於民寓將於兵相生相藏猶倣井
田車徒之意爲之愚嘗謂三代以前有兵事
而無兵家凡以兵者不可忘而棄不可爲訓
者也不可訓故不必有其家不可忘故不敢
無其事有其家者世有不必習兵之人有其
事者兵無不可用之日治兵之道不出於治

國之中惟管子不失三代遺法其所云夜戰
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
歡欣足以相死卽井田百姓親睦之意三代
人可爲兵而意不必爲用兵齊意在用兵而
後使人可爲兵有圖霸之實而又惡有背王
制之名令曰隱政曰寄陰陽其民使其爲我
用而不知此霸之所以異於王也然其要在
參其國而伍其鄙使四民勿雜處者又先爲
作內政寄軍令之地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
不見異物而遷焉然後下令出政肅如山而
順如水此所謂分之以爲合散之以爲尊者
也

蘇秦

遊士欲用人國以爲所欲爲必擇其所易用
者而先往焉時爲之也戰國時智謀之士用
秦易而用六國難非惟六國弱而秦強抑亦

六國之情勢分而秦之情勢一也觀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可見合從非得已矣秦王曰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亦自是大志略人審勢待時不肯輕用其國以徇遊士之功名者蘇秦苦心苦口至書十上而說不行金盡裘敝而不絕望於秦者以爲如是而吾之說得_甲於秦猶愈於刺股流血揣摩朞年以說六國也云爾說六國必刺股流血揣摩朞年而後成則六國之難於秦可見矣六國時天下所惡莫如秦而勢在秦六國時天下所惡莫如魏而勢在魏勢之所在雖天下之所惡者而必往焉以其易用而可爲所欲爲也孟子曰天下無道小從大弱役強天也無道之天下亦有天焉得無道之天者亦可以王可以

霸而不可以久六國之秦三國之魏是也斯
固遊士之所必往也時爲之也

陳軫張儀

張儀於陳軫不兩立之勢也一則曰軫以國
情輸楚一則曰軫必之楚其意不殺軫不休
儀所以不能與軫兩立而必欲殺之者何也
儀之所自託者莫如秦秦之所以賴於儀者
莫如以商於欺楚而絕齊楚之交今儀以商
於之地欺楚令楚絕齊軫言絕齊之後地不
可得而齊秦之兵必至及絕齊之後地果不
可得齊秦之交陰合而兵果至軫又教楚賂
秦一名都與之伐齊失之於秦而取償於齊
使楚懷王有中主之資於軫之策用其一何
至見欺於儀楚不見欺於儀則儀之託於秦
與秦之所賴於儀者窮矣儀着着謀之軫着
着欺之卽此一事儀安能與軫兩立乎然人

隱秀車文及集
臣事君智者之見用不如忠者之見信軫秦人也而事楚也其爲楚謀則忠也故秦王問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吾不忠於君楚亦何以軫爲忠忠且見弃軫不之楚何之乎軫之事楚也忠而對秦王也又信其義皆足以感人秦王雖知軫之爲楚不爲秦而儀之言卒不能有加於軫此軫與儀之所以兩立於秦也曰秦何以不疑儀也重軫之忠而惜儀之智也秦王英主也秦所以兩得而楚所以重失也

董安于

國家戰守之具有事用之而無事備焉然備之一字自不易言厚其資費重其事權寬其文法三者皆無事之時所不可必得者也而怨勞不與焉然則備遂可已乎晉陽之圍無

矢長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木蒿苦楚廕之其高至丈餘發而試之箇籥之堅不能過也矢足矣銅少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寓矢於廕寓兵於柱深心在無心之中實用在不用之內旣無勞怨可避而又不藉資費不假事權不畏文法如此修備居無事之時引伸觸類人人可爲處處可爲而一切委之不可爲可歎也定之詩爲衛文公復國而作也曰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夫邊豆之用在榛栗琴瑟之用在椅桐梓漆然語有之十年之計在木禮樂者國之所不可斯須去而邊豆琴瑟者禮樂之不可斯須去者也若必待榛栗而後有邊豆待椅桐梓漆而後有琴瑟十年之中將無禮壞而樂崩哉若曰種

樹者民生日用之常也不必聲言爲禮樂用而禮樂之用取諸此也云爾古之善修備者孰有如文公者哉若陶士行之竹頭木屑則又倣其意而善用之者也

信陵君

古之好士者其於士皆一過而得之公子無忌居魏得侯嬴去魏入趙得毛公薛公皆一過而得之者也一過而得之者識也無識不可以好士然則好士者好其所一過而得之者而已曷爲乎士無賢不肖皆尊而禮下之也曰此好士者之招不恃此以得士也方公子虛左迎侯生生之倨公子之恭正公子與生之相視莫逆者也惟公子與生知之諸客不知也諸客者正所謂無賢不肖皆尊而禮下之者也如探得趙王陰事及所遣說魏王救趙而不得者皆其人也當其時非惟公子

知侯生生亦能知公子侯生知公子之必能
救趙而後教之竊符何以知生之知公子之
必能救趙而後教之竊符也曰於侯生之死
知之侯生曰合符而晉鄙不聽必擊之於是
公子泣公子泣而生益不得不死侯生死以
償晉鄙且以謝其公子竊符之罪耳然侯
生所以報公子者救趙一事是救趙之事
重於一身之死也明矣等死耳曷不待公子
事成而後死之爲快乎曰待公子事成而後
死者必有所不能信於公子者也救趙公子
所易也得卧内符與合符而晉鄙之授軍公
子所難也代其所難者揭一符及一朱亥以
付公子而生可以死矣且死而可以固勉公
子豈必待事成而後死哉侯生以死送公子
而返魏之路絕返魏之路絕而毛公薛公開
之微二公非惟魏不魏而公子且不得爲公

子矣其責公子數語鑿鑿綱常名教非戰國人之言也毛薛之前侯生之後得一客焉諫公子於驕矜自功之時者是也公子歸魏此諫不無先助之數客者缺一不可然公子皆從數千人中一過而得之一過而不得之遂失之矣若恃吾之所以禮士者無賢不肖射覆而得一士此平原君所以失毛遂者也雖日斬美人造魔者之門何益哉故好士而不得士之利者平原也不得士之利而有好士之名上與下忌之而受其禍者陳豨也魏其侯也吁此無識之過也

魯仲連

魯仲連不聽魏之帝秦至欲蹈東海而死世以此爲高節士固有高節而無救於世者然不可以此論仲連也仲連之所挾以爲仲連者爲人排難解紛亂而已其不聽魏之帝秦

者計欲魏之必也趙之勢不得救
趙者莫如魏魏雖畏秦不敢聽公子無忌救
趙實無以自解於趙苟且僥倖思欲以帝秦
之說一塞其不救趙之責而不知其必不可
得也秦破趙且及六國何憂不帝乃必以圍
趙求帝以得帝釋趙而代爲魏塞不救趙之
責哉帝秦之策必不能釋趙圍而魏爲之者
此時魏君臣方寸亂矣猶以爲帝秦而萬一
免趙於圍吾遂可以不救趙然而此必無之
事也爲魏計莫如救趙者仲連所爭者救趙
與不救趙而不在於秦之帝不帝也然不禁
其帝秦之說則不救趙之形已成趙亡而魏
不得爲魏矣故其言曰所爲見將軍者欲以
助趙也又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又曰使梁
觀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助趙之說乃仲
連不聽魏帝秦之本指也烹醢梁王其語已

自刺心而將軍何以得固寵乎一語尤敗新垣衍之與蓋衍首議帝秦之人也衍起謝而秦不帝魏不帝秦舍救趙遂無可爲者矣事固有不相蒙而可以相應者雖謂仲連此舉陰爲公子無忌地使之得救趙可也爲公子無忌地使之得救趙而後不帝秦之局可終也不然徒爭帝秦之虛名而魏救不至何益趙之亡且使魏趙利害真係於帝秦雖百仲連蹈海安能禁魏之不帝秦哉

燕太子丹

燕太子丹欲報秦讎秦亦日出兵山東禍且及燕丹患之問其太傅鞠武其意固不獨自快其私讎亦以存燕也武告以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于單于自是合從舊局而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持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武已默會其意在得一士入秦以行其劫與

刺矣故進田光光轉進荆軻其血脉針線固
 皆歸劫與刺之一路矣光謂太子曰今太子
 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語荆卿
 曰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
 也看光此語其少年為一刺客無疑而太子
 之所求於光者可知矣光自知力不能為而
 進荆卿自代償以一死明已之所以辭太子
 者非惜其死而慮事之不成也及太子之告
 荆卿則曰諸侯服秦莫敢合從誠得勇士劫
 秦王得反侵地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
 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
 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是太子遣荆卿之意
 不專重在劫與刺而仍歸於合從不過借劫
 與刺以為合從地耳其節次布置皆以合從
 始終中間更添遣荆軻刺秦王一段過脉較
 之鞠武之計曲折反多而謂武計曠日持久

心惛然恐不能須臾非其質矣此一片苦心
密計卽對鞠武時有難言者特其所遭燕秦
寺九卡復信陵輩之世而才亦稍遜之然其

程